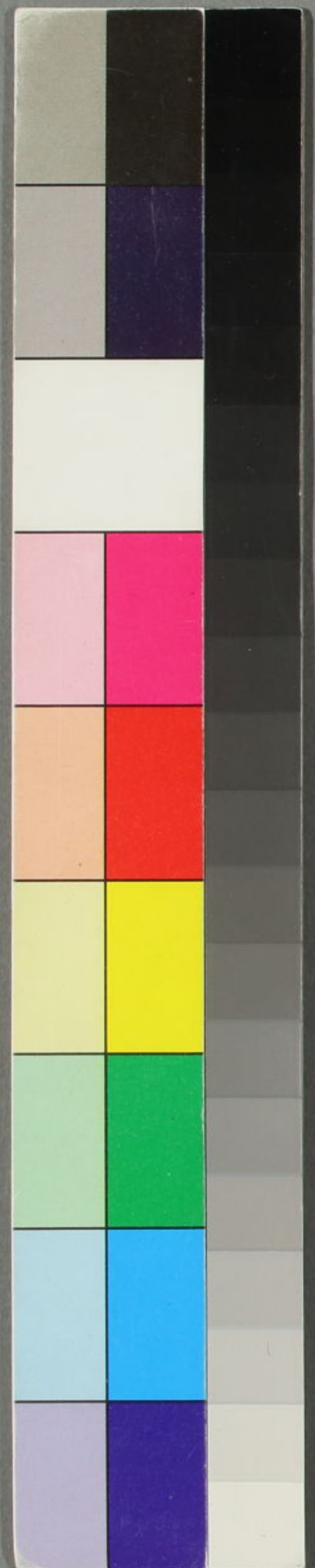


淡窓六種

淡窓小品

卷之三



淡窓小品

一名鼠壤餘蔬

卷下

苓陽廣先生著

男孝編纂

歌詠橋碑

一水出於豐北群山之間。南至大肥之鄉。過高野。祝原二村。西入筑後川者。是大肥川也。東岸爲高野。西岸爲祝原。中有激湍。是茶屋瀨也。瀨上有橋。是歌詠橋也。捐財造橋者。豆田街人廣瀨嘉貞。千原鎮正。關村醫師行德。元遂。周旋其役者。嘉貞之

弟負基。高野祝原村長及村人也。橋名歌詠。縣府

所命。謂行路之人歌詠其惠也。昇揭盡大意堂堂正正紀述一法

此地豐筑孔道也。公私往來。東至江都。西至長崎

者。無不由此道。渡此川。此川清淺。可揭而涉。古來

架以徒杠。若雨潦一下。群山之水。盡會其中。波勢

奔激。如建瓴於高屋。杠之不存。舟亦難施。有犯險

而涉者。往往隕命。元遂之居近水。常見行人艱苦。

欲不惜勞費。以建永世之圖。畜志多年未果。至嘉

永紀元。池田府君始蒞我縣。百度維新。元遂乃介

貞基。謀於嘉負。鎮正。終請縣府三人一志。且二年

而功成。府君有褒賞之命。焉。眾乃請予曰。天險之

設。實自闕闕。今而有此舉。是聖世德澤。豈我輩

力乎。但此橋起於嘉永。欲表其所始於後代。然年

號不可以命橋。故縣府賜歌詠名。取於同音也。今

欲請吾子文。以明此意。且勸後人。繼焉而修。儆焉

而作。不亦善乎。於是以孟夏之望。往而觀焉。誠竒

構也。橋下不用一柱，以石疊起。石之與石相支，相持實實。枚枚不騫，不崩。離水十尋，橫岸二十尋。望之穹窿，長虹之跨空也。新月之啣山也。巧形容絕心不啻造橋之勞。我聞甲之猿橋，防錦帶橋，與此同制。此其體而微，然彼木此石，論用功則轉難矣。過橋者，傍觀者，扶老攜幼，雜還爭先，皆欣欣相告曰：使我無揭厲之勞，無沒溺之憂，春秋朝暮，任意往來者，是誰力歟？我見名與實相稱也，乃復歌以詠之。自

嘉永而歌詠，自人詠而我詠筆勢如丸走盤，辭曰

渡長橋之夭矯兮，臨逝川而踟躕。瞻驚濤以駭魄兮，哀往者之為魚。何鄭僑之役役兮，行小惠於乘輿。欣杜氏之施巧兮，超前古而馳譽。維陵遷以谷轉兮，豈斯橋而無渝。冀來者之繼善兮，聊詠歎以容與。釋辭雖高古，意無踏襲，可入楚辭後語。

石阪修治碑

我西人之東也，戴殘月履曉露。淒淒肅肅，以至石

阪纔上。崔嵬流汗如雨。喘如吳牛。東人之西者。至此輒愀然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非以有此阪耶。既降九折。馬則玄黃。僕則痛矣。返照未沈。豆隈在眼。而稅駕焉。若暮夜之際。泥濘之候。馬旋而止。人躡而顛。王陽之畏。何獨在孝子耶。尤登也。降也。朝也。暮也。形容備至。墨痕淋漓。光輝奪目。日田之地。四面皆山也。苟欲出境。無不踰險。而往來之繁。此路為最。東往上國。與魚鹽百物從海來。絡繹相接。及至近世。風教大敷。邑之

豪右競捨私財以報國恩。或道於山。或梁於川。而石阪獨以屬森府封內。無敢輸力焉。有山田常良者。素抱濟物志。慨然以為四海兄弟。苟利於人而已。乃請以修治之舉。森府許之。及歲之庚戌。其功竟成。阪以石名。其險在石也。於是乎齧人足。軌馬蹄者。皆裁而用之。否則運而去之。登登山路。八千餘尺。疊之以石。為數百級。急者使緩。狹者使潤。仄者使平。危者使安。坦乎蕩乎。以達層巔矣。尤叙述高

雅不費多言  
成功宛然

改道屬一瀨邑。邑長梶原景履欲建  
碑記之。求文於予。顧此舉也。我日田與東人實享  
其利。若在森府。為國偏飯。非所必急。特為他方耳。  
行路之人。誰不謳歌其惠。此可銘也。常良播名鄰  
境。吾黨榮也。何憚操觚勞乎。常良稱作兵衛。號時  
中館主人。隈街人也。銘曰。

衆庶殉貨。錙銖猶爭。誰捨千金。糞土維輕。民之好  
德。實上之化。不有同聲。豈能相和。新碑有傑。悠

久無疆。匪我辭美。維德之芳。

題佛山堂詩鈔管

萬物萬異。當其異。有同之用。梅杏桃李之殊色。而  
妝春。梨棗橘柚之殊味。而表秋。物皆為然。鎮西之  
州九而豐也。筑也肥也。分一為兩。以前後稱之。予  
優游其間。與士大夫交。其風度可知也。俊爽秀發。  
前部之英也。寧靜澹遠。後州之良也。發於文辭者。  
亦然。三邦異俗。而前後之差。大抵如此。每思造化。

播種之妙與昔人命名之確未嘗不三歎也。因寫風土

處精確不磨文亦古奧

村上大有豐前名士也久聞其名未

識其人。近寄詩集以求題言才華秀發可驚可喜。蓋鍾風土精英矣。夫今言詩者朋黨而已。苟同於己千里之遠雲龍相合至其異也比隣咫尺耽耽虎視溫柔敦厚之教降為割據紛爭之具悲哉。予與大有雖分前後均之豐人也。大有盛年藻思日新。今後與吾黨之士填篋相和金玉並奏以鳴兩

豐之盛於海內耶。春花秋實相合成美不轉善乎。予老矣欲以此託大有也。世多編同社詩者風調體裁千手一軌讀之生睡是黨同排異之弊也。予慨於此故因題此集言之。若集中美善則諸家品評存焉。辛亥九月豐後廣建題。

題孔聖張機合幅

高木國之醫以張機為宗欲畫其像乃曰人之有道起於孔子予獨非人耶。龍警畫先聖而以仲景

配焉。闕里與長沙同幅。我未之見。抑世士大夫事君事父治己治人孰不本聖人而知報本者有幾乎。木國之爲可以警當世矣。昇其人蓋儒醫自居故有此舉夫子以爲不倫故設此說廣建書。因敗成功也

題雲煙衆妙卷

相人者不於東帶立朝之時而於燕居談笑之時觀之於矜持不若於真率也。學士草文寫詩不免矜持。國字之牘匆匆任筆乃見其真。今披此卷覺

古賢丰采彷彿接人。

梅西舍詩鈔序

君朗爲醫也。人曰彼好詩。技其不精乎。予曰佐生之詩不妨醫醫術大售。人又曰彼詩退矣。物莫兩大。予曰佐生之醫不妨詩。詩名亦益著。客謂予曰百技非專心一志不可也。佐生兼有二者。子亦知其必然何也。予曰興至而言不汲汲於射名生之詩也。人請則應不數數而求售生之醫也。雖任兩



事。綽。有。餘。裕。所。以。不。相。妨。客。曰。淡。於。名。利。彼。實。然  
矣。醫。之。與。詩。判。然。兩。歧。不。相。妨。何。也。予。曰。昔。永。朝  
陽。學。醫。於。山。東。洋。問。曰。技。不。進。如。之。何。東。洋。曰。不  
若。多。讀。古。書。與。古。人。游。以。洗。濯。心。胸。朝。陽。從。之。始  
悟。榮。辱。悲。歡。之。心。妨。診。察。吐。下。之。機。生。蓋。有。見。於  
此。身。在。街。市。營。在。衣。食。誰。獨。得。淡。然。乎。故。寄。思。風  
月。寓。情。雲。霞。而。以。吟。詠。發。之。讀。書。吟。詩。其。趣。未。始  
有。二。也。古。之。良。醫。有。酒。於。博。有。蕩。於。娼。

妓。務。養。豪。邁。放。佚。之。氣。不。為。得。失。毀。譽。所。縛。其。跡  
雖。汗。其。技。乃。高。生。之。淡。泊。於。此。數。者。無。所。嗜好。獨  
以。詩。自。娛。已。故。其。為。詩。所。以。洗。濯。心。胸。磨。礪。刀。圭  
也。奚。翅。不。相。妨。耶。昇層層  
波瀾客。悅。會。君。朗。求。叙。其。集。

因。錄。此。言。以。贈。予。嘗。讀。全。唐。詩。而。歎。其。盛。上。之。帝  
王。公。卿。下。之。農。圃。漁。樵。旁。及。僧。道。方。外。之。徒。無。所  
不。具。而。未。見。有。醫。師。者。此。集。之。成。我。將。以。一。編。寄  
之。清。人。彼。將。曰。扶。桑。之。詩。盛。於。唐。矣。壬。子。季。春。書。

允醫人學詩邦俗習以爲常實則相妨忽發眇論匪夷所思

隨筆考隨筆非一時之作今聚分前後

新建唱良知說欲以壓倒紫陽蓋紫陽之學欲明明德必須窮理未免假外修內似時時務拂拭勿使生塵埃者故叙新義以爲良知天成不假人爲即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之意

甕記二卷續記一卷明吳廷翰撰世或傳伊仁齋說出此今讀其書少所發明獨辨河圖洛書成於

陳搏與五行配當之妄爲可採取廷翰又有吉齋漫錄予未見之

喜訓詁者多於喜詩文喜詩文者多於喜義理世以理學心學自高者多是爭訓詁異同耳

以古自古今自今立論者俗儒也強欲變今以適古者迂儒也俗者小人之常迂者君子之過

人謂君子好名小人好利夫名利人情所同好也但君子以功德及人爲名全身保家爲利小人以

擢勢薰物為名極侈恣欲為利耳

允言本人情不務高妙先生獨

處得

或問思無邪之義。荅曰：邪者欺妄之謂也。心所好則曰好之，不敢欺人。心好而知其非，則不為不敢。自欺是謂無邪。心好而口曰不好欺人，也知其非而猶為之，自欺也。是謂邪。詩之取義亦猶此也。發於情而止於禮義，情者心之所好，止於禮義不為其所非也。

有僧臨終作偈，寄之法友。友往視之，既死矣，觀死容，歎曰：一生妄語，臨終猶不知悔，悲哉！言偈辭解脫，實不能然也。吾人平日言語，或涉矯飾，至於詩文，傳於後世，必不可不以實。不然，纔被識者看破，平生著力，都委塵土，可不懼哉！

允言不妄出，可謂善讀論語。

儒者鄙薄釋氏，然如親鸞日蓮，獨立海內，唱一家言，天下毀之而不少沮，至死不變，以成初志。其說行於數百載之後，真有以也。今之逢掖，果有斯人

耶。

岳今之逢掖果有斯言耶先生殆佛種也龍晦翁亦云多少英雄漢都被釋子挽去

文史之叙事畫工之寫生優人之作戲皆以假為真然亦有差文能聲而不能色畫能色而不能活動優則聲色動作無所不肖唯其無所不肖所以去真愈遠

列侯之國不設史官又不許私書及國事夫著書謗上罪之亦可不問美刺一切禁之商君之跡豈盛世之事耶嗚乎吾儕小人得免饑寒以沒隴下

亦已幸也尚且礪行修言圖名不朽若富有千乘貴總萬民其政事言行豈無可記而閉藏遮匿埋迹滅名既不自傳又恐人傳之必使身沒之後草木同朽而後憊於意是果人情乎蓋有司不學之過非人君意也龍人不好名百善廢矣人君宜寫此一則置座右亦所以勵士氣也嘉隆七子詩切於事情讀者審其時事與諸子交際方覺其味今人學之唯摹形容不得精髓故如嚼蠟

宋四名家詩鈔。清周之麟柴外所選。選多粗率。蘓黃以古詩勝。乃多取近體。選放翁詩。千篇一律。尤使人憎厭。當世專崇尚之。可謂乏具眼人。予嘗有詩云。蘓黃豈是無佳句。都被周柴選壞來。

袁子才譏宋元詩為詩中文。予謂宋元雖隆理窟。猶有真率之趣。悠永之韻。性情未離。不失為詩。清人徃徃以議論為詩。反覆辨難。無復餘蘊。其去性情益遠。則純乎文矣。非詩也。子才其可不自省乎。

藤子良將歸。乞言書其扇面曰。寸陰尺璧。大禹所以作聖。吾輩既不能學。若其愛日。如賈人愛金。可矣。人之府藏。有十萬金。尚且不以一金妄借人。雖被怨咎不辭。人之一生。不過三萬日。而與燕朋往來。談笑留連。曠時廢日。輒曰。我豈得已哉。是謂以日借人。以金借人。未必不反。以日借人。其能反乎。故賈人致富者。多書生成名者少。充善喻相元讓乞言。作五畏說贈之。畧曰。有畏天者。省之

於心。幽室、暗夜、無不怵惕。有畏聖人者，監之於古。詩書所載，皆我規箴也。若待耳提面命而論，待切磋琢磨而成，畏師友者也。罵之笞之而耻，饑之寒之而悔，畏父兄者也。如此而不耻不悔，則非刑戮不足以懲之。是畏官威者也。故曰：畏于微，畏于始，上也。畏于顯，畏于終，次之。不知所畏，民斯爲下矣。從師者，在講說上得益，不若閑居問答收功也。予童幼時，從諸老先生游，今且三、四十年，追思其所

講說，十不記一。若平時雜話，往往留著心中的，然不亡。後年知見亦多，從其中來，蓋講說所重，專在章句。章句既通，乃屬筌蹄。平常之談，不得不記之於心也。況有所問所答，切於己者乎？後生年少，有忌避尊長如蛇蝎者，除講時外，不肯親近。此等之人，終身豈有啓發之期乎？悲哉。

弱冠前後，爲人生大難關。此時血氣未定，心思易動。一旦流蕩，遂誤其身。間有小心謹畏者，亦志氣

鬱塞釀成疾病。以天性命蓋謹畏之失。流爲懶惰。可言不言。可動不動。比諸流蕩者。或過於動。或過於靜。其以縱敗度一也。且童幼入學。及至此際。規模畧定。非務恢弘其志。博大其業。則骨格一。成小者。不可復變而之。龍格必也。內賴嚴父兄。外資良師友。起居有節。出入有度。其於修學。無忘於心。亦無助長。則庶幾於十全矣。龍諸生得此疾者。十我縣四面皆山也。登山而望。一二十里之際。平田

喬木民家寺觀。歷歷在掌。纖悉無遺。人物馬牛。來往於中者。如蟻動然。輒思吾人。生死此中。其所謂榮辱得失。亦止於此。是何異於蝸角蚊睫哉。因推其理。則自縣而州。而天下。亦唯如此而已。於是悠然曠世之想矣。人或爭錐刀之末。或棄萬鍾如脫躡。由所見小大耳。若宅天下之廣居。垂天下之大觀。則何榮辱得失之慮耶。岳東山小魯泰山小。天下古聖有說。但彼明博覽之益。此寓曠世之感。命意各別。

閉居之士。不遠墳墓。又欲卜居於名山水之間。勢  
不兩得。唯得平田廣野。流水從橫。桑麻陰映。市聲  
不至。而有漁歌樵響。發於其間。則善矣。  
室欲有淨几明窻。不必華麗。園欲有疎松瘦竹。不  
必廣大。水不要深。取其清冷。山不要高。取其平遠。  
幽居勝槩足矣。

三伏之候。誠爲極苦世界。但昧爽獨起。群動猶靜。  
庭柯浮露。涼意襲襟。此際信一刻千金哉。若看書

搜句。功必倍常。不然。推窻眺山。出門望野。亦有十  
分適意。而值俗客來訪。二者皆被壞了。朝銳既挫。  
晝惰接之。終日不復振。懊懣之意。殆如碎玉毀珠  
矣。允誠然不必夏日常時亦然。予嘗有句曰。門自  
午時初引客樓。當平旦每看山。

豐臣公在名古屋。一日倚樓觀望。有士人以帕蒙  
面。馳馬而來者。過公門不下。亦不免帕。公怒曰。匹  
夫無禮。縛而刎之。命人追捕。既而曰。彼亦士夫。宜



令自裁。又曰：此壯士也，不可殺矣。欲識姓名耳。使人奉命，絡繹相望，追者疾呼，行者不顧。及問姓名，方降馬而回，出懷中封事授之，曰：賤名具內，言畢，騎馬而去。乃以封事呈公，事留中不下。世終無識其人者。昇乍殺乍活，英雄本色，畫出匆遽之態，文者巧思。

四極先生嘗當月夜，獨坐庭中，覺身化為月，一白無際，透徹玲瓏，內不見己，外不見物。經時而醒，後遇台家僧語之，僧曰：此名月相觀，在釋門精修者。

亦不易至。子以不用意得之，宿善所致也。先生以此自負，後數試之，不能復成云。允奇人奇話，岳四極翁先生幼時師

世稱畸人

予夢中得聯曰：晴峯排衆翠，風樹動群香。又曰：遠意生遙籟，清機發妙香。皆押香字，而比諸平日之語，氣味不同，豈有不能自主者耶？

成士周東遊乞言

孔子觀周，喟然歎曰：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所以

王也。遊東都者亦上觀。霸朝建國之意。下察群  
才。乘運成名之方。則將有自得於內矣。若徒鈔錄  
一家說。以爲歸裝珍。未若閉戶讀書收効也。

題追遠集晉

吾邦之歌。猶漢之詩。歌變爲俳諧。猶古詩爲近體。  
俳諧簡短。摹景寫情。有寸鐵殺人之妙。歌不能及。  
猶近體有絕句也。吾伯父月化。叟名於此技。傳之  
佛水翁。翁傳之月虛師。師近會同社。爲佛水行追

遠祭。集其作成。編以求題言。予學詩而不學俳諧。  
然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敦厚詩教也。今觀此編。追  
遠而知俳諧歸厚。則與詩何擇。岳頌容况於伯父  
之道乎。因贅數語。佛水月虛二老。嘗識之於伯父  
之座。皆敦厚君子也。一與木仙翁追禪集  
事而命意不同。

題劉梅處印譜首

君鳳爲梅處君請題其印譜。予曰。未見其譜。如之  
何。君鳳曰。夫子不曉篆法。雖見如之何。予曰。請聞

其人君鳳曰蓮池老侯侍臣也侯之好文當世無  
雙而君拔擢在側我觀其容無武人俗吏之態我  
聽其言穆然以清矣予曰然則印譜亦必可觀阮  
得乃書

### 遊長溪記

予與山田子溫生於同鄉往來相親予業在詩書  
子溫執陶猗之術其道不同無相謀之事然子溫  
樂善能損有餘而補不足嘗捨家財修石阪路隣

境被惠建碑頌之乞文於予是予所以識子溫也  
嘉永癸丑孟冬初六日予在家閑居子溫使人請  
曰長溪之奇君所譜也今乃秋冬難爲懷者予欲  
乘輕舟沿隈川以下以君不好舟肩輿相迎殊塗  
同歸不亦一奇乎予欣然而起及至溪口有欵乃  
一聲自後而來即子溫也危灘激湍倏然而逝一  
瞬之間無復所見子溫之人從予而來予見道路  
新修問之子溫所爲也溪上輸租粟於長崎之道

也。昔縣人掘口墓。以其有水潦之患。改作之。山腹者數里。行人便之。然新道前後猶多險難。草樹陰翳。亂石高低。漸如不乾泥。濘沒足。今疊以石。井井有條。理踰阪。亘澗。斷而復續。委蛇曲折。凡十餘里。達南筑之境。而止。岳一離一合。中間挿入。新道橫雲斷山之妙。子温在一店待。延登樓上。面山臨溪。勝致清幽。命酒與酌。歡笑移時。予謂子温曰。石阪之役。我文與子功不朽。今復有此舉。頌德之碑。其繼興乎。但子財無量。

而我才有盡。何以給之。子温笑曰。君勿過慮。我不復相煩。我輩得免飢寒。又推其餘。以及人。皆太平恩澤也。我報恩之不暇。何有意於求名耶。前役稱譽過當。今役人若頌之。我將辭之。予曰。名者實之配也。無實而求名。有實而辭名。皆不得也。揚雄著書。蜀富人贈金。求載其名。雄不肯。以無實也。今子有濟物之實。欲辭其名。得乎。然子報國之志誠美矣。我當成之。有人以碑乞。不作而可也。若今日之

遊樂哉。不可不記。且予與子往來相親之意。亦宜  
 審之。不然。人或以蜀富人視子。子亦有慙於子雲。  
 遂走筆作記。同遊者僧五岳。兒範。兒孝。皆得詩句。  
 諷詠而歸。楓錦。梯緋。正與返。熨相媚。覺歸興之轉  
 佳也。岳與秋冬難為懷應長溪在我縣西偏石井村。子溫名  
 常良。通稱居里。載於石版碑中。廣建記。允子溫同往則不見  
新道子溫之人不從則不聞其由遇合之奇乃成  
 奇文固先生既為極口作碑叙述頗詳此篇記經  
 營大簡而寫彼我  
 交態避雷同也

奉荅川路公下問

建謁川路公也。公曰。願乞一言。以當弦韋。建曰。未  
 知其疾。何以發藥。公曰。予有浮躁淺露之疾。建以  
 為此。唐人評四傑之語。輕薄文士之態。公其然乎。  
 退而思之。封建之世。新仕者。以至五命。為歸。猶郡  
 縣於三公。公不由門地。直外顯要。纔過強仕。與邦  
 君同位。何其速也。允朝散大夫豈非行事敏捷。言  
 論明白。以應上選乎。敏者。或失於躁。明者。多流

於露語曰長短相形故公所謂短。上所謂長也。若專於攻短併失其長何以酬。君上拔擢之意。耶。然則爲之如何。顏淵強於行善而弱於受諫。弱以養強也。孔子僂僂於朝廷而恂恂於鄉黨。恂恂以濟僂僂也。公若奉。上以敏待人也。緩判事以明處身也。玄則張弛得宜。躁露之患自除矣。建猥辱禮遇。宜有忠告。唯恐管窺所得。未能見一斑已。

龍立言得體。援孔顏最允當。

### 題小林玄默詩卷管

小林君寄詩一卷曰。墨夷有警。予待罪隊長。將擐甲執兵。奔命江都。圖像麟閣。耶將裹屍。馬革耶。顧平生吟咏。素好所存。願乞夫子一語。以貽身後。予壯其語。及受而讀之。率皆清麗飄逸。放情花月。寄想仙鬼。蓋太白長吉流派。絕無粗猛武人之態。予始而疑。終而悟。考叔純孝。能立先登之勲。郤穀敦詩。乃中將帥之選。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語或默。

豈可一乎。一節其義粹其辭古無於古立言者矣。君與中子玉有莫逆契。子玉才藻風動一時。唯其短折。不及以事功顯。君則宦達身立。受國重任。子玉有知。將展眉無何有之鄉矣。夫流連風雲。月露者多。無益於世用。開口怵慨。津津功名者。亦為詩道惡趣。予故表之。欲使世學詩者有所觀感於斯卷耳。甲寅季春書。

題和漢事類蒙求後

自其同而同之。無物不同。自其異而異之。無物不

異。漢之於我。地脉通。人種同。唯其有一衣帶之界限。之政令不及。而言語異耳。古昔先王通信於彼。博求經籍。以為邦典。凡百制度。於是乎取之。蓋有見於同也。中屬兵亂。士大夫不識文字。言涉古典。為之掩耳。邪說乘間而起。擯斥詩書。汗巖聖賢。務標其異。而遺其同。終至以此與歐羅巴諸洲並稱矣。獨不顧先王之志乎。善哉。重文卿著此編也。援事推類。無不吻合。非雪絮相擬。則橘枳互舉。

要使讀者忘彼我有二也。此爲小學設。然取之於其大者。則夏時殷輅。可施此土。周情孔思。將表今日。同之時義大矣哉。甲寅仲秋書。圓立言正大。文不虛作。

跋越夢吉詩

予幼志學。有裹糧千里之思。以疾不果。學亦隨廢。幸有諸名士來訪。以慰素望。蓋前後數百人。若賴山陽梁星巖。最顯者也。越君夢吉之來。劇談高論。連十日夜無倦。把臂交歡。不啻二子。圓夢吉甚口善談。是傳神。

筆讀其詩。拔新奇於典雅。寓變化於齊整。今世未見其比也。山陽名家子。歲長於予。予且肩隨之。星巖少於予。猶以儕輩待之。至於夢吉。齒未及予之半。視如子姪。今賴梁之名。風動天下。人以得見其面。聞其言爲榮。予方悔當時相待之踈。觀夢吉才。後來所請不可量也。故跋其詩。務表傾倒之意。庶以免他日悔耳。固以季孟之間。待之蓋亦不薄。我不能往。喜人之來。我不成名。喜與有名者游。此亦老人一適也。嗚呼。



呼山陽逝矣。夢吉東歸，爲予善。致意於星巖翁。

老

人口氣可掬，結所以書齒。甲寅季秋七十三翁廣建書。

題鴻雲上人著書首

人之言曰：我不知天地之間何物爲善，何物爲惡。唯與我相親善爲善人，相違戾爲惡人。此非君子之言。然亦人之情也。逢掖我所內也，聞我名而罵見我文而唾與我游者則擯，斥之。我欲與之爲內不可得也。緇衣我所外也，稱我名誦我文使徒弟

從我游，我欲與之爲外，亦不可得也。鴻雲上人有所著述，舉示大綱，求題一言。書言佛理，非予所了。則不必讀也。予有天幸，浪占時譽，動被識者糾彈。一文一詩，剝剝剝剝，體無完膚。予乃以爲惡之來也，已自取之。呼牛呼馬，一不相校。而於親善我者，不能漠然無意也。夫有國家者，兼收儒釋以資政教。二者亦宜相容，不宜相害。且上人嘗游我黨，予之至府內，亦往來親昵，非所謂善人者乎。此不可

無一言至書中得失長短天下後世自有公論矣

乙卯春書

此與如水菴印譜序同趣然彼以蝸角蚊睫嘲之未忘於懷也此則呼牛呼

馬一不相校進一層工夫矣

題乾堂印譜

乾堂之來以印譜乞序予曰朝來者印工暮至者鑄家也無不乞言始則勉應後則固拒我不復為馮婦也乾堂曰我豈篆刻人乎寓跡焉爾君亦弄筆墨呼為筆墨師可耶予曰然則何用印譜為乾

堂曰我之見人將以此卷代刺若明其為人足矣

乃以數句題首我觀乾堂風骨峻然非專末技者

在具眼之上自當識之甲寅春日

允先生困於印譜久矣猶作此

語如下孔明於孟獲七擒未倦

畫富士

畫富士者未曾見富士則妄想耳千原主人以東遊所見託逸雲居士作畫逸雲亦曾目之予獨未臻其境不宣贊一辭強品之曰古雪皎皎冷煙漠

漢使觀者清其肺腑人寫其形此傳其神者乎甲寅夏日

題才田集管

君逸初來見也。自云好詩。予亦好詩。相得而驩。後訪其居。相距十里。地頗幽邃。過羊腸之阪。入斗折之境。街衢非遙。而市塵絕不能至。爾後數相逢。迎及至近歲。予與君逸並得脚疾。君逸乃迎以肩輿。幽期不睽。四十年猶一日也。客問予曰。蒲君逸何

如人。荅曰。古之詩人也。方今以詩聞者。充滿海內。以此立身。以此成名。以此爲交人之羔鴈。君逸獨否。攜我耒耜。事彼南畝。倦則斗酒自勞。以詩鳴之。其言一出。實際無有浮詞。非營於利。非競於名。是古陶彭澤流亞。豈今世所有乎。迨君逸輯其作成卷。寄示於予。予受讀之。歎曰。使斯人著鞭中原。與諸豪傑周旋。亦一名家也。但居窮陋。不過與予及二三鄉友相結。予之謏劣。未成我名。安能成人。然

君逸以予爲知己。嘗經東海入三都。不訪一人曰。知已難得。得一足矣。予則善病。有閉戶先生之目。若微君逸。足跡殆不出門。雖有詩思。亦無由發。嘗贈詩云。世念看山盡。詩情對友加。生涯幾佳句。強半爲君家。是天聚我二人於一境。使之吹煦相成。又何待於外乎。歲云秌矣。草蟲始鳴。蘭秀菊芳。漸入佳境。予將乘輕輿。往叩才田之廬。松陰石上。焚香煎茗。同繙此卷。與相揚摧遊。雖仍舊其樂。維新

哉。乙卯孟秋望書。

岳是君逸傳也。知已二字。先生實無愧爾。

龜贊

天生神物。誰戕賊之。代卜以筮。後聖可師。于泥于水。任汝遊嬉。

題逸雲畫

岳零零細細。要皆真趣。流露。碎金片玉。亦不可捨。

松

松不易栽。以庭狹而樹易長也。求之圖畫亦好。自覺清風謖謖襲人。

松傲霜雪。今古同賞。十八公應厭此腐談耳。松樹自佳。不獨後凋也。

畫松易陷鄙俗。非逸雲高士無此逸格也。

松宜峭直。不宜紆曲。人或屈撓之。可嘆。畫家蓋知此意。

### 竹

不可居無竹。無竹使人俗。養竹叟有見於此乎。既能養矣。乃能寫矣。逸雲一號養竹

余有夜竹宜聽雨。秋人好讀書之句。幽人亦宜竹讀書。亦宜雨。實嘉之會也。

### 梅

高士臥美人。來不及水清淺。月黃昏。所貴在神韻。而不在形象。畫家傳神。亦在阿堵中。

周詩楚騷。不言梅花。人或言古人重實。後世好色。顧氣運自然。不必作理窟。

古來詠物。未有多於梅者。予不作梅詩。猶朱門華。

屋人爭趨之。而迂拙者獨否。梅兄亦恕之耳。

題長世文詩集卷

牆東居士。夙起倚樓而望。晨鐘未動。殘月猶白。農夫則攜耒。賈人則荷擔。叱牛者驅馬者。僧侶振鐸。梵論弄笛。或劍佩而趨府。或鞋鞮而上程。忽聞唔咿之聲。發於諸塾。逐行尋墨。嘒嘒並起。林鳥皆驚矣。昇一幅畫景似讀王摩詰詩居士歎曰。百夫之事不同。營生一也。雖讀書者亦然。若非有得於外。樂以忘憂與。

彼憧憧往來之徒。何以異哉。長世文幼而好學。世稱才子。既向三十。無以為生。游洛攝至崎陽。寓彥山。歸日田。猶無所遇。人皆勸以營生。而世文不屑。其言曰。効力南畝。與隨時轉貨。我則不能。息肩佔俾。為童蒙師。我獨不能乎。要不過為邑里漆一丁也。文運方興。世有以歌詩鳴。昭代之盛者。予亦欲為其中之人。陶彭澤。杜少陵。何如人哉。草率一語。與日月爭光。叩門乞食入谷。拾杼誰以此為累乎。

我方耻吾詩不及古人。又愧吾窮不及耳。牆東居士曰：世文可謂樂以忘憂矣。予讀其詩，清俊奇拔，愈出愈新，絕無悲愁困溽之氣，非有得於內安能如是。抑世文年未滿五十，而諸子率多英才，或將自致於青雲之上，則世文後來遭遇未可知。我乃欲其不改其樂，若以彼代此，非我所取於斯人也。

乙卯仲冬書。

園詩集題跋皆切其人無雷同處比之他篇最覺筆力

附錄

與南陔隸園游巨山宿桑野氏。

烏宿山前路。君家卜夜留。溪雲流曉枕。空翠滴晴樓。昔伴棠陰駕。今同隸萼游。蒼茫思往事。四十又

三秋。

嘗陪明府羽公游此

栗園新築成招飲。

幽人折簡喚吾來。報道新居剪草萊。習射場從蔬畔築。讀書樓向柳邊開。池魚寧爲天災減。巢燕還

尋地。王回畫戟雕弓。森挂壁看君壯志未全灰。國賦之間乃有斯人可謂奇士。

君居坂北我川東。七折崎嶇路自通。謝客勝情飛屐外。陶家詩興荷鋤中。花迴籬落多殘照。竹護村

壩少峭風。釋鳴益親曰此景常見人未道及。久矣衰翁才已盡。詞

筵錦段付斯公。詩僧五岳在座故云。

奉懷簡堂羽倉君

書來不答客來辭。起用君句。庭院深沈白日遲。燕子多

年耽古史。韓公餘事富新詩。曉窗香動童磨墨。午

枕聲生馬嚼其。兀寥寂之境寫得入微。寒郊瘦鳥未有此奇。但使卮言

能播後丹心。一掬有人知。

四月三日訪蒲君逸。君逸微患偏枯。故及。

南風駘蕩賜吾衣。一任零壇春賞違。燕子來時花

始綻。鳧翁浴處藻方肥。未煩人舁陶元亮。猶待書

成習彥威。習鑿齒患偏枯病中著。漢晉春秋。用典切實。我亦多年衰病

者。茶烟禪榻與忘機。國君逸近編詩集第六句有以啓之。



日隈癡窩招飲賦謝

雨。天。將。出。却。徬。徨。忽。見。肩。輿。到。草。堂。盃。瀉。金。波。憐。酒。美。盤。堆。玉。縷。覺。魚。香。向。平。婚。嫁。緣。方。了。元。亮。琴。書。樂。未。央。多。謝。虛。名。播。鄰。境。迂。言。一。部。幾。悠。揚。

聞樵禪尊者轉任妙心寺賦此以賀

高。人。猶。未。脫。塵。寰。符。水。棲。棲。里。巷。間。一。自。談。玄。揮。麈。尾。終。看。賜。紫。迎。龍顏宿材旃。檀。林。茂。開。新。院。芝。朮。田。蕪。夢。故。山。綺。語。猶。知。存。宿。習。聊。傳。歌。頌。

到雲關

尊者本彥山道士因享保遺韻而氣骨不同

奉次簡堂君韻二首

庭。花。開。乍。落。世。事。是。還。非。無。累。人。難。老。多。閒。馬。易。肥。

擁。來。書。萬。卷。可。抵。百。城。雄。多。事。孔。文。舉。樽。中。酒。不。

空

龍二首傳神之筆前作最覺含蘊無量

賀井希忠解褐

文。武。良。才。草。莽。雄。忽。傳。鳴。玉。入。城。中。弱。毫。翻。去。如。

流水長劍揮來是疾風。他日蘭芳徒自佩。今朝芥  
美與君同。克家况有佳兒在。陸續應輸報國忠。

春日遊龍馬林神祠

會聽祠官  
某談易

東風料峭撼簷鈴。古廟人來始啓扃。山向雨前生  
薄暈。野從燒後未深青。青春愁滿掬詩難。寫世事無  
端酒易醒。小憩聽君談大易。老梅花落冷餘馨。

賀南陔蒙恩命

甫田多秀思忉忉。此日方酬半世勞。秦漢舊章加

一級源平遺俗帶雙刀

龍苗字帶刀寫入  
詩中新不傷雅

狂風過

去花無恙陰霧暗來月自高。不獨弟兄歌鄂鞞。千

秋餘慶屬兒曹

元南陔  
小傳

祝部君以供御食器見惠。併貽歌四首。賦此  
以謝。

君家近傍九重天。玉器收來玉食前。欲向此中  
施一箸。自疑雞犬亦登仙。

京洛雲霞天一涯。美人遙寄四愁詞。李家自有龍

門望却恨林宗面未知

君春樵梅翁姪也故云

次大庭尊者見贈韻

秋江不起波。能寫山巒妙。五字辱新詞。一篇存古調。愧窮玄棟書。未悟空門要。衣內摩尼珠。期君遠相照。

高橋子宴諸生於永山觀花賦詩賦此以呈。一百書生弄彩毫。此中誰不醉醇醪。鼓聲穿柳放衙早。屐響入花移步高。下榻我慙徐孺子。登車人

仰范功。曹景星今日臨吾境。莫道虛危民亦勞。

歌詠橋新成。擇家門雍熙子孫衆多者。首涉筑米谷氏應選賦此以賀。

百尺橋頭連袂過。一家人影壓清波。請看倉粟陳陳富。孰與芝蘭玉樹多。

某生造予畫像求題

長風破浪志難酬。慙愧蕭蕭到白頭。此畫未知能肖否。不窺明鏡二十秋。

雨中訪栗園

春陰釀雨忽糝糊。捲起興簾興不孤。水復山重盤  
谷路。挑紅柳綠輞川圖。初遊屈指年三十。舊社回  
頭友有無。且喜詩盟長不負。畫檐聲裏弄吟鬚。

登山田原

豆畦芋徑誤西東。行到平原四望空。有客荷鋤侵  
草露。無人高枕領松風。岳有耕者無任者山田實景山連二筑  
層層見。水劃三隈派派通。安得衡茅構一字。畫聽

啼鳥夜聽蟲

逸雲畫山水

青山繚繞水平鋪。點點風帆似泛鳧。記得往年瓊  
浦路。玖城東畔望琴湖。

題韓大明咬雪遊稿

香火繽紛各結班。豈知凡俗瀆仙寰。唯須今古無  
雙士。傻在乾坤不二山。富士或稱不二雲載夢魂朝帝座。  
雪和咳唾落人間。岳穩稱瓊峰一去奇文絕。此日英

靈復解顏

秋玉山作富士記瓊峰其別號

秋日遊必東主人宅主人先君子始造此室

予陪伯父而來有感

風光不改舊山河。閑倚闌干弄逝波。楊柳陰疎酒

旗見。蒹葭水冷釣竿多。無量玉漉傾鸚父。自遠珍

羞摘燕窠

鸚鵡盃及燕窠座中所有

憶昔新莊陪二老。星霜半

百夢中過

宴杜叔水宅

三隈佳賞屬君堂。畫出層巒水一方。筆硯成緣交

轉近巾車乘興路非長。景行碑古迷秋草。毛利城

空澹夕陽

岳雅健

故事談來寧覺倦。朋尊傾處夜將

央

遊櫻園賦贈主人園為嘯流亭遺跡予幼時

從松下先生讀漢書處

憶會挾策往來頻。一部班書度幾旬。松下還無嘯

流客。櫻邊却有弄芳人。泉穿幽竇三千尺。樹護靈

祠二百春。沉其地實境今日呻吟聲尚在。不須懷舊濕吾巾。

太宰府有菅公祭。徵書畫於四方。書此以應。

竈門山秀。啟雲煙。菅相崇祠。自儼然。簞笈東西南。

北客蘋蘩九百五十年。龍親切弄丸度索多奇戲。品

畫評書有雅筵。衰老無由薦香去。相思河畔夢空

牽。太宰府有思川

樓下泊船。備後中邨氏園八勝之一

白白風帆影。多從簷際收。來人遙指點。彼岸有名樓。

原明卿水閣五韻

石樓鐘未度。水閣夢先消。昨夜北山雨。溪聲喧二

橋。

名利定何物。東西人自忙。誰哉侵曉去。一寸板橋

霜。

風露清襟袖。憑欄意未醒。朝雲多變態。失却數峰

青。

書畫非吾寶。牙籤紛自多。一刀新買得。月下手親磨。

多少人間事。閑中袖手看。誰知孤憤處。擊節讀申

韓。釋清幽中含峭厲氣人謂先生之詩讀之竦然蓋指此種

秧綠軒三首

寫得陶家趣。平疇接遠空。孤亭不作壁。面面綠秧

風。陶詩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唯覺村居好。非關事耦耕。豆花棚下月。朗朗讀書聲。

桂花零落盡。隱士久無蹤。撞破卅年夢。鷹城山寺

鐘。舍東為予桂林莊舊迹

題蒲池護一村居

萍跡從來任去留。鵲巢聊作寄居鳩。兒童皆愛邵康節。婦女還知韓伯休。流水斷橋吹笛路。斜陽高柳讀書樓。此中猶有關心處。瞻望南雲幾欲愁。句

句實境

五陵晴靄

對岳樓八詠之一

近渚遙洲有似無。濃煙淡靄兩晴初。殘陽却在蘆花背。認得扁舟去打魚。  
岳畫筆

送飯村伯規赴任豐前

耶馬風光好。何須叱馭過溪山。看畫遍郵傳。載書多。  
充書畫活對夜雨杳林樹。秋風驛館河。要知新政美。邑里起絃歌。

孟冬遊栗園

一路霜楓落葉堆。獨憐籬菊對賓開。新齋茅白穿林見。古澗苔青踏石來。冬暖蚊蚋猶弄影。歲豐螟螽竟成灰。閤人近日愁無事。好乞名花手自栽。  
竹田產石鏃。滿德上人以數片見贈。賦謝。飛隼遙從肅慎都。帶來一矢是明符。吾今欲問東家老。知有扶桑石鏃無。

奉送左金吾川路公歸江都。公奉命西海。應



接蕃使。今將北撫蝦夷。

楊柳依依五馬遲。使君功就返朝時。但令西海收

鯨浪。何用東風折鷺旗。蕃船旗章畫鷺。允寫出不動聲色。置天下於泰山之

安氣象上惠澤三春越閩魯。越閩魯。蝦夷地名。英名萬古鄂羅

斯。請看吐握平生志。白屋猶傳訪問辭。公微鄙言故云

田城訪平田愛卿

肩輿朝渡得川灣。來叩詩人松竹關。芳草長連千

載。水白雲無盡九仙山。允清遠慙吾身老逢迎際。羨

汝名居吏隱間。馬嶋本通箕子國。行看佳句播夷

蠻田城屬對馬

遊栗園三管

墜葉誰收盡。夜來風太狂。家僮皆善掃。欲壓輞川

莊。

隔竹孤亭見。穿花數逕迷。碁聲何處起。人坐小山

西。西亦畫筆

世念看山盡。詩情對友加。生涯幾佳句。強半為君

家。

題杜秋艇水軒二管。

山截江心立。水迴巖脚流。風光堪畫處。淮上右三。

洲。隈淮古  
人通用

要為善畫人。須向畫中任。一画好青山。閉雲變朝

暮。

石人磐井故物。山田翁得之。僧雲華建鏡阪

側。鏡阪景行  
帝故跡

百夫輿致此高原。道是磐侯故物存。煙樹新鄰行  
幸路。雲華曾入坐。禪門滄桑幾變人。無恙寵辱多。  
端石不言。固折石人  
為對巧密非為詩翁能好古。千年誰掃  
舊苔痕。

仲春念七日。石春谷以肩輿相迎。導遊川南。

紅塵鬱勃是君居。纔到橋南趣澹如。四野風煙鑽

燧後。一川花柳浴沂初。固經語入詩  
鑑錘之妙家無苛政嘗

燒券。父有良謀數買書。敢道淵明愁脚疾。遊春終

日坐肩輿。

相澤子招飲諸生。觀櫻永山。又惠予以富士

石賦。此謝呈。

新林二月鳥。綿蠻香篆煙。消午院。閑公事。不來三

爵後。訟庭先。閉片言。間觀花人。似過芳野。賞雪身。

疑望富士。元妙合自然豈獨青衿歌既醉。袖珍兼解老

夫顏。

贈行德元遂

筑江春水綠。迢迢行德門。高屬望遙。蘋藻波平。魚

夢暖。杏桃花暗。鳥聲驕。社倉膏澤。三年粟。官渡謳

歌。兩月橋。鄉設義倉。造大月小月二橋。皆元遂唱之。大月一名歌詠。爭說王家

多俊秀。風神最覺阿龍超。

張良受書圖

雖有推秦手。寧無取履時。陰符經一卷。秘訣我先

知。

從  
龍

至

人

八  
品

四  
三

